

新年，新希望，新愿景

乔忠廷

在我的家乡，山西临汾的农村，乡亲们喜欢把过大年说成：掀开岁月的红盖头。

掀开红盖头，那是娶新娘子才有的喜事。娶新娘子是成家立业的大事，是一个家庭的大喜事。你看吧，掀开红盖头的那一瞬间，新郎官、新娘子在欢笑，父母亲戚在欢笑，左邻右舍在欢笑。若用个词语来形容，那真是——喜盈门。

在农村里，过大年不只是喜盈门，而是喜盈村，喜气大多了！这不是一家一户的大喜事，而是全村人共同的大喜事。娶新娘子只是一家人的新起点，过大年却是一村人奔向幸福生活的新起点。辞旧迎新的日子，装满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因此，当大年来临的时候，红对联贴在门扉，红灯笼挂在门楣，不待又一轮火红的太阳升起，红火的爆竹就欢跳高唱起来。那场景真真是掀开岁月的红盖头！

掀开岁月的红盖头，是要播种新幸福，创造新景象。即使不乔迁新居，也要让屋舍焕然一新。所以，过大年的良好开端总是从打扫房屋入手，使房屋旧貌变新颜。一年中，要论打扫的干净彻底，非腊月这次莫属。屋子里的东西，除了难以移动的面盆、衣柜，那些桌子凳子、被子褥子，统统都要搬出去，就连瓶瓶罐罐、杯碗碗也要搬得一件不留。这样大扫除就不得手，不绊脚，干起来利利落落。一气把头上的顶棚、身边的墙体、脚下的地面，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窗台、炕沿、家门擦洗得一尘不染，再把散落在院子里的用具，该涮的涮，该擦的擦，一件一件都清理好。随即一趟一趟、不辞辛劳地搬进屋里，重新摆放。别看重新摆放只是变换个位置，感觉却像天壤之别。

家里院落收拾干净，预置过年的衣食大事就迫在眉睫了。火炉燃烧了一冬天，炉膛会有破损，做饭收不拢火焰，需要重新泥过。炉灰积满了，掏干净才透风。亮白的面粉早就要准备好，蒸年馍，包饺子，不只是自家吃，还要招待亲戚朋友。用这面粉，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蒸个层层摆高的枣糕馍，恭祝老人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；用这面粉，给外孙外孙女蒸个圆环中空的圆匾馍，保佑晚辈们平安健康，茁壮成长。用这面粉包饺子，包除夕夜阖家欢乐的那顿饺子，饺子白亮亮的犹如一个个元宝。

家里的女主人炕上忙着飞针走线。忙着纳鞋底，做鞋帮，老老小小都要穿新鞋。何止是穿新鞋，棉袄要新的，棉裤要新的，年景好时，新里新表新棉花，里里外外一新新。以前手头里不太宽裕，买不回新的也不怕，拆掉旧衣服，洗净晒干，再行漂染，缝合起来，看上去与新的一模一样。家家都在忙，缝衣服，纳鞋子，忙得公鸡叫了，还在忙。忙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忙过了一代又一代，直忙到除夕的年夜饭桌上桌来，一家人才能闲歇下来。吃得其乐融融，喝得其融融，说得其乐融融，其乐融融地陶醉在对一年丰收足食的欣悦中、对来年百事顺遂的憧憬中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夜深了，一家家进入香甜的美梦里。

时光在飞逝，岁月在变迁。如今乡村发展迅速，过大年的准备工作也融入了时尚的手法。面粉不用自己磨，豆腐不用自己做，衣服不用自己缝，鞋子不用自己纳，年馍不必自己蒸，油食不用自己炸，春联不用自己写，只要进入超市，物品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。任你挑，任你选，选出你的最爱。甚至，打扫卫生也不必自己动手，一个电话相约，家政公司就会派人上门，来者训练有素，干活利落，转瞬间窗户变明了，几案变净了！

除夕晚上，阖家在一起吃着年夜饭。电视上在笑，一家人在笑，笑着笑着就敲响了新年的钟声，笑着笑着就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正在梦里笑得舒心，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已经炸响。谁家这样勤快，早早拉开春节的序幕？是早，该早，人勤春来早，祖祖辈辈都在赶早，早早起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蹬新鞋，走出屋子去给长辈拜年，去给邻里拜年。一脚跨出家门，真是迈进了新的岁月，村巷新得耀眼，耀眼的大小院落，高低房舍，家家的门框上都贴着火红火红的春联。

火红的日头映亮了火红的春联，火红的春联映亮了屋舍村巷。走在村巷里的每个人，脸上的笑容都是崭新的。这边早行的人笑着拱手拜年，那边还有更早的，早已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潮，架起鼓，擎起锣，双臂一挥，锣鼓奏响，欢天喜地！在这欢天喜地的锣鼓声里，狮子跳开了，竹马跑开了，早船划开了，秧歌扭开了，真是个龙腾虎跃，气冲霄汉！似乎就在这一瞬间，大地解冻了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；原野春浓了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

新的一年带着新希望、新愿景，光鲜了神州大地，山山水水、村村寨寨都绽放出甜蜜的笑容！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

在大兴安岭，写下无悔青春

纪红建



跑，班长和老兵就陪他跑。跑着跑着，他慢慢就适应了，不再感觉到寒冷了。

走向火场

“我是一名消防员，对大兴安岭的热爱不能只放在心里面，必须落实到行动上，用手中的风力灭火机来体现。”陈振林说。

2015年4月底5月初，陈振林参加了人生第一次打火。

赶往火场，常常要徒步行军。中队里北方人居多，个头儿都高。陈振林体格小，背着沉重的背囊，穿林子，爬山坡，非常艰难。走着走着，他有点喘不过气来，走不动了。

“行军都会有劳累的时候，但只要坚持，就是胜利。”当时的中队指导员王永刚鼓励他说。

指导员拉起他往前走，遇到山坡的时候，就在后面推他。他坚持走了一段路程，还是扛不住。指导员二话不说，一把从他背上抢过背囊，放在了自己背上。

背囊一卸，陈振林顿时感觉轻松了，但跟着队伍走了一段山路后，他再次感到体力跟不上。指导员叫他原地休息，并陪着他休息。看到自己掉了队，陈振林急得想哭。

“不要怕，我陪着你。”指导员说。

“我不是怕，是觉得对不起中队，我给中队丢脸了，拖后腿了。”陈振林说。

“你是新同志，锻炼一段时间后，会没问题的，要相信自己。”指导员说。

其实指导员也挺累，已是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了。看到指导员累得不行，陈振林就去抢他背上的背囊。

指导员有点生气：“你干什么！”

陈振林说：“不能再让您背了。”

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服从安排，抓紧赶路！”

到达火场后，陈振林跟着班长，拿“二号工具”清理火场。看到班长沉稳、熟练地打着火，他既感动又佩服。

“这次打火回到中队后，我心里就有了一种危机感。这时我才知道，热爱大兴安岭，不是一句简单而空洞的口号，必须要有真本领才行。”陈振林说。

于是，针对自己的不足，他加强锻炼，包括体能训练和组合训练。白天跟着中队一起训练，晚上熄灯之后，就自己一个人练，不练到晚上十一二点钟不罢休。一开始，他只能做二十几个俯卧撑，因为坚持锻炼，半年后他一口气能做一百多个。不光体能素质上来了，专业素质也上来了。后来，他还参加了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组织的大比武。

当班长后，他明显感觉到当班长与当普通消防员的差别。当班长更要善于总结打火的经验，要善于传帮带。特别是要立好规矩，分好任务，各司其职。支队每个季节都要对他们的打火进行考核，也就是一个模拟火场的考核，有中队打火战斗，也有班组打火战斗。他是班长，也是风机手，打火时要冲在前面。跟在他后面的，是二号工具手和组合工具手，主要协助他的工作。他吹火头的时候，二号工具手要对火进行扑打。通俗地说，就是一个吹一个打，他们要反复对火线进行吹打。但每个火场情况不同，如果水资源允许，就拿水枪灭火，不过这在原始森林里一般难以实现。其他队员，有的跟在后面清理火场、灭烟点、挖隔离带，有的清理站杆倒木，还有背背囊、背宿营装备、背给养，进行后勤保障。

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6月秀山林场的那场打火。那天上午10点左右，他们接到命令后，立即乘坐客车前往火场。

两百公里的路程，客车开了八个多小时。晚上6点钟左右到达火场，但火场还不是火线。从火场到火线，都是原始森林，没有路，机动车无法通行，只能徒步行军。整理好装备后，他们便徒步奔向火线。

从火场到火线大约十公里，他们走了整整五个小时。当时走的是草塘沟，路上一高一低，一深一浅。走的时候，磕磕碰碰，有时一脚踩到沟里，有时一脚踢到石头上。有时看着前面好像是一个小山包，于是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，但走过去时，却一脚踩空了，重重地摔了下来，连同身上背着五六十斤物品。其实那不是小山包，是落叶堆起的一个小包，下面是空的。最怕的是灌木丛，长得非常茂密，他们背着器材行走，经常会被它们卡住，于是不得不侧着身子走。夜间行军，最危险的还是走又高又陡的山坡，那不只有受伤的危险，还有坠崖的危险。所以夜间行军，他们走得很艰难，也走得比较慢。

到达火线时，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。火非常大，烧红了天空。看着这场景，陈振林感觉到了危险。很快，由他们六名班长组成的攻坚组就冲到了火线前，打起火来。其他队员负责清理火场和后勤保障。当时还是用的老式灭火器，因为火大，温度高，又背着机器打火，机器被烤得烫手。他们虽然戴着手套，但手套早已是高温，只得不断往手套里灌水，进行降温。六个班长并不是同时打火，而是三个班长在前面打火，三个班长在后面给打火的班长降温，并轮流换岗进行扑打。

那一次，陈振林他们遇到一个特别粗大的站杆，烧得快要倒了。这时他们需要预判，站杆会往哪边倒，会不会给扑火人员带来危险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的对讲机响了，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：“有危险，站杆很可能倒向你们，赶紧撤离火线，先回安全区域。”结果，站杆确实朝他们这个方向砸了下来。原来，每当打火时，不仅有打火员、指挥员，还有观察员。当观察员预判到危险时，会通过对讲机把信息传递给一线的火场人员。

他们就打了三天两夜，当火线“扣头”，火势被成功控制住的时候，他们兴奋地欢呼起来。彻底清理完火场后，人便轻松多了，每个班也终于有时间做饭了……

“我就这样喜欢上了大兴安岭，说不清到底什么原因，也爱得简单而纯粹。”陈振林告诉我：“如今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平常会打打篮球，拉拉器械，跑跑步。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周而复始。这就是我在大兴安岭当消防员的真实生活。”

但陈振林只是众多消防员的一个缩影，只是浩瀚大兴安岭中的一个小小音符。当他在数千公里的林子里来回穿梭，切切实实地用脚步丈量过、用双手触摸过、张开双臂拥抱过这片辽阔的苍苍莽莽的森林之后，当我结束十多天的采访，与奇乾、与大兴安岭渐行渐远时，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，也感到了陈振林他们坚守的价值与分量。

一代又一代消防员，在这片寒冷而美丽的土地上默默付出、辛勤耕耘。他们的选择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训练，他们的打火，都是那么充满理想而又贴近现实。他们热爱自然，贴近自然，守护自然，与动物，与植物，与夏天，与冬天，与这里的一切和谐共生，他们用青春和行动书写着对自然的热爱，更表达着对祖国的忠诚。

上图为大兴安岭风景。

抵抗寒冷

2014年12月28日，陈振林和战友们一起从呼和浩特下车，三天后来到了莫尔道嘎大队。在大队稍作调整，就住奇乾出发了。他不知道奇乾有多远，但他看到，一路上全是雪，树上也挂着雪花。

他对大兴安岭是陌生的，对奇乾更是一无所知。奇乾是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的下辖乡，地处额尔古纳河畔、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腹地。隶属于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莫尔道嘎大队的奇乾中队，不仅身处祖国北部边疆最前沿，还守护着我国九十五万公顷唯一集中连片的未开发原始林区。

“看，好深的雪呀！”

最开始，还有战友觉得新鲜，看着车外的雪景兴奋得不行。

林子越走越深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安静。“一路上全是雪，你们睡觉吧，睡醒了就到中队了。”班长对他们说。

虽然到达中队时，中队战友敲锣打鼓迎接他们的到来，但陈振林却感到兴奋不起来。来中队的当天晚上，他就失眠了。不是怕苦怕累，在新兵连的时候，他的军事素质算突出的，思想也算稳定的，他就是怕冷。在呼和浩特特训的三个月新兵生活中，他已经感受到北方的寒冷了。因为空气干燥，他经常流鼻血。记得刚到新兵连的一天晚上，他一觉醒来，觉得鼻子里不对劲，用手一摸，湿乎乎。班长过来一看，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是空气干燥导致的流鼻血，一般不会有大问题。”后来，班长不断跟他们科普一些知识，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屋子里洒点水，可以有效缓解干燥，还说在北方待久了，适应了这里的气候，就不会再流鼻血了。

那天晚上，陈振林满脑子都是老家广西玉林，那里有望不到边的竹林、望不到边的苍翠。玉林年平均气温二十摄氏度，四季如春，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，鸟语花香，生机盎然。大兴安岭与玉林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景。在老家的时候，他当然无法想象大兴安岭冬天的样子。

“后悔吗？”班长问他。

“不后悔。”陈振林摇摇头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班长微笑着说：“不用想太多，就想着如何吃好、锻炼好，让自己更加扛冻，不再怕冷了就行。”

“嗯！”陈振林点着头。

虽然陈振林怕冷，手上也长冻疮，但他没有被眼前这点困难吓倒，他琢磨着如何才能尽快融入这片林子，决不能让这里的气候把自己打垮了。

在老家，数九寒冬，顶多穿件薄羽绒。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，双手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，就感到指尖发麻，在路上走一会儿，双脚就冻得没有感觉了。衣服要穿四五件，里面是保暖内衣，然后是小马甲，再外面是件棉衣，最外面是件厚厚的作训服。如果出房间，还要裹一件绿色军大衣，还要戴棉手套、棉帽子，穿防寒棉鞋。

冬天主要是体能、队列和擒敌拳三个课目的训练。训练前，特别是体能训练前，要脱掉作训服和棉衣。刚开始在室外跑步时，总感觉呼吸跟不上，提不上气，速度也上不来。看着陈振林在后面

挑战孤独

对于陈振林来说，在大兴安岭的第一个冬天真的挺煎熬的。除了寒冷的气候，就是这里的孤独与寂寞。

“白天兵看兵，晚上数星星。”陈振林如此描述这里的生活。

这里空气清新，夜空明朗，有时候还能看到流星。晚上还有熊瞎子（狗熊），听说以前还有狼。见得最多的是狗子。狗子外观上和鹿有些相似，冬天毛色为灰白色至浅棕色，夏天的毛色为红赭色，耳朵黑色，腹毛白色。狗子看起来很呆萌，跑起来一蹦一跳的。

太阳能发电会受天气的影响，如果太阳能没电了，只能靠发电机供电。但发电机主要保障做饭和给锅炉抽水，而不是照明，这时他们会用上手电筒。冬天最怕锅炉出问题，锅炉坏了，或者锅炉没水了，都有可能管导致水管被冻住。于是推煤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有时一推就是一下午。如果小推车坏了，他们就用简易工具提煤。

好在冬天的雪能给陈振林带来快乐和希望，化解孤独与寂寞。小时候是多么渴望下雪啊，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。可是他的老家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很少下雪。来到奇乾，他感到最欣慰的，是可以长时间与雪为伍。在雪地里跑步、打雪仗、堆雪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林海苍茫、雪岭冰峰、严寒雾凇，茫茫雪景让人目不暇接。

他觉得最奇妙的还是雾凇。在林子里行走，就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，周围的一切似乎不真实了。树木几乎全都看不出原先的面貌、品种，尽是一片雪白。凑到近处仔细看，树枝上挂着的白色是一片片雪花聚集在一起，厚厚的白雪压着整棵大树。

大兴安岭的雪格外厚实。积雪牢牢地扎根在这里，整个林子被重新雕刻成另一番模样。无论夏天这里有多少种色彩，只要到了冬天，就变成了清一色的白色，远远看过去，晶亮一片。直到第二年3月底，林子里的冰雪才开始融化。到了6月，林子又被染绿了。8月底，重新开始变得金黄。

从冬天到夏天，再从夏天到冬天，陈振林感受了大兴安岭的美丽，也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黝黑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他慢慢适应了大兴安岭的气候，也适应了这里的宁静。

他们经常爬阿巴河对岸的那座山，一直跑到“忠诚”碑石边上。那座山是中队训练的模拟火场。跑步回来的路上，他们会在阿巴河大桥上放声大喊，这时候山谷会回荡他们青春的声音。慢慢的，陈振林发现，虽然自己的皮肤晒黑了，但他不再怕冷了，也不再流鼻血了。

2016年9月，他当兵两年了，家人都觉得他会退伍，因为大兴安岭实在太远了，还给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就等着他回家。但是，陈振林选择了留队。

“你不是怕冷吗？”妈妈说。

“我已经适应了，我喜欢这里冬天的雪，喜欢这里的宁静。”陈振林说。

2017年，他被派去新兵教导队训练新兵。回到中队后，他当上了班长。

特别是随着消防队伍改制的深入与完善，他深刻感受到中队越建越好，训练越来越科学，设备越来越先进，社会对消防员的认可度越来越高，他更加笃定了自己的选择。